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罗马史

第二册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罗马史

第二册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李稼年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Theodor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History of Rome)

Band 2

(J. M. Dent and Sons Ltd, 1920)

根据慕尼黑德意志袖珍书籍出版公司 1976 年德文版翻译,校订时参考了
伦敦登特父子有限公司 1920 年英译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3 年年底已先后分十四辑印行名著 60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五辑。到 2015 年年底出版至 65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5 年 3 月

目 录

第三卷 自统一意大利至征服迦太基和希腊诸国

第一章	迦太基	3
第二章	罗马与迦太基争西西里之战	26
第三章	意大利扩展至其天然疆界	58
第四章	哈米尔卡和汉尼拔	80
第五章	汉尼拔战事至坎尼之战为止	107
第六章	汉尼拔战事——自坎尼之战至扎玛之战	133
第七章	西方自汉尼拔合约至第三期结束	187
第八章	东方诸国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208
第九章	罗马对亚细亚王安条克之战	247
第十章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279
第十一章	政府与统治者	309
第十二章	土地和资本管理	356
第十三章	信仰和礼俗	386
第十四章	文学和艺术	406

第三卷

自统一意大利至征服
迦太基和希腊诸国

叙史为难

——萨卢斯特

第一章 迦太基

闪米特族居于古典世界各民族之中，可是不在它们之列。闪族的中心在东方，古典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战争和迁徙虽可变更各民族的畛域，使它们成交互错综之势，但深刻的异族之感过去和现在始终深入人心，把印度日耳曼族与叙利亚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截然分离。说到那向西散布最广的闪族——腓尼基人，也是如此。他们的发祥地在一条狭窄的海岸边上，位于小亚细亚、叙利亚高地和埃及之间，称为迦南(Kanaan)，意谓“平原”。这个名称是该民族自用的唯一名称，就是在耶稣纪元时期，非洲农人仍自称为迦南人。但希腊人称迦南为“紫颜料产地”或“红人之乡”，红人指腓尼基人；意大利人也惯称迦南人为布匿人(Phöniker)，我们仍惯称他们为腓尼基人或布匿人。此地颇宜农业，可是那优良的港湾以及丰富的木材和金属却最利于商业发展；东边的大陆非常殷富，地中海浩瀚无垠，岛屿星罗，港湾骈列，所以人类初见大规模商业的曙光，或者就在这海陆相接之处。腓尼基人把所有勇气、机智和热心，都用在发展商业和随之俱来的航海术、制造业和殖民事业，使东方和西方得以连成一片。在早得难以置信的时期，这种人已见于塞浦路斯和埃及、希腊和西西里，甚至大西洋和北海。他们的商业范围西起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和康沃尔(Cornwall)，

东至马拉巴(Malabar)海岸。他们经手的,有东方的黄金和珍珠,推罗的紫颜料,非洲腹地的奴隶、象牙、狮皮和豹皮,阿拉伯香料,埃及麻布,希腊的陶器和美酒,塞浦路斯的铜,西班牙的银,英格兰的锡和厄尔巴岛的铁。每一民族所需要或能购买的物品,腓尼基水手无不一一供给;他们漫游各处,可是他们爱乡心切,总以其狭窄的本土为归宿。

在历史上,腓尼基人实堪与希腊民族和拉丁民族齐名,不过古代民族力量的发展各偏一方之说,又由他们得到新的证明,而且是最有力的证明。在精神境界中,高尚而永久的创造起于阿拉米民族的,无一是由腓尼基人而来。就某种意义而言,信仰和知识首先是阿拉米人的特产,其传到印度日耳曼人那里的乃是来自东方;可是据我们所知,在阿拉米族的宗教、科学和艺术之中,腓尼基的却无一占独立的地位。腓尼基人的宗教概念粗糙而简陋,他们的崇拜似乎意在助长淫欲和残暴,而无意加以节制。对于其他民族的宗教,腓尼基宗教毫无特殊影响的痕迹可见,至少在历史昌明时期如此。腓尼基建筑或造型艺术,堪与意大利相比的绝不可见,更不必说与艺术发祥地相比。最古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际应用都起源于巴比伦,或者就在幼发拉底河一带地方。人类最初追寻星宿的轨道,大概就在这里;他们最初分别语言的声音而形之于文字,也是在这里;他们开始对时间、空间,以及在自然界发生作用的力量进行思考:天文学、纪年学、字母和度量衡的最古遗迹莫不指向此一地区。无疑,腓尼基人为自己的工业利用了巴比伦精美巧妙的手艺,为他们的航海业利用了观星术,为他们的商业利用了表音的文字,以及各有等差的度量衡制,他们销售他们的货物,同时也散播

了许多重要的文明种子。可是,字母或人类智能的其他产物,都无法证明为此族所特有,而他们传给希腊人的宗教的和科学的思想,颇类飞鸟的漫撒谷种,而不类农夫的撒播种子。希腊人,甚至意大利人,一与能受文明的民族接触,便能使蛮族受到教化,并使之与自己同化,腓尼基人却全无这种能力。在罗马武功所及之处,伊比利亚人和凯尔特人的语言都为罗曼系的语言所消灭;今日非洲柏柏尔人所用的语言,仍是汉诺(Hannos)和巴尔基底(Barcides)时代所用的语言。¹¹

最重要的,与印度日耳曼族相反,阿拉米族缺乏建国的本能,以及争取自治自由权的独创思想,腓尼基人亦复如是。当西顿(Sidon)和推罗的全盛时代,统治幼发拉底河的国家与统治尼罗河的国家长期交争腓尼基人之地,该地有时属于亚述人,有时属于埃及人。希腊人城市的力量仅及其半,竟能自治独立;而西顿人则虑事审慎,他们以为东行的驼队商路或埃及的海港若被封闭,其所失必远远多于最重要的贡献,所以他们宁愿按时纳税,应时势的转移,或纳之于尼尼微(Nineveh),或纳之于孟斐斯(Memphis),在别无他法之时,甚至拿船舶去给两王助战。腓尼基人在国内既耐心忍受统治者的凌虐,在国外也绝不放弃和平经商之业另采争城夺地之策。他们的居留地只是商馆。由他们的眼光看,获得远方的广袤领地而在那里费力而持久地推行殖民事业,不如与土人互市交易的重要。他们甚至对于自己的竞争者也避免兵戎相见;在埃及、希腊、意大利和西西里东部,他们都任人排挤出来,几乎毫无抵抗;古代争西地中海霸权的大海战,如阿拉利亚(217年即前537年)和库迈(280年即前474年)两战,都是埃特鲁斯坎人在攻打希

腊人之战中身负重担，而不是腓尼基人。争斗如果可以避免，他们总竭力妥协从事，腓尼基人从来没有征服凯雷或马赛利亚的企图。腓尼基人发动侵略战自然也就更少。在较古之时，他们只有一次出师进攻——即非洲的腓尼基人遣军大征西西里之役，终于在希梅拉地方为叙拉古的格伦所击破（274 年即前 480 年）——只因他们是波斯大王的顺民，并且要避免参加对东方希腊人的战事，所以他们对西方的希腊人出兵挑战，正如本年他们的叙利亚同胞，事实上不得不在萨拉米与波斯人共遭败绩。

这不是怯懦的结果；驾武装船只行在陌生的海洋，需要有雄勇之心，而雄勇之心，只有到腓尼基人中间去寻找，这事实已屡为他们所证实。这更不是缺乏坚韧性和独特的民族性所致；事实适为其反，阿拉米族不但以其精神武器，而且也以其鲜血保卫他们的民族性，以抵抗希腊文明的一切诱惑和东、西方暴君的一切压迫；他们抵抗之顽强实为印度日耳曼族一向所不能及，由我们西方人看来，其顽强有时似超乎人性，有时似不如人性。这是缺乏政治意识的结果；尽管他们有极深沉的种族观念，极笃实的依恋祖城的心肠，但这缺点却表示腓尼基人最独特的本性。他们不以自由为可爱，不以霸权为所愿；《士师记》中说：“他们像西顿人那样安静地生活着，喜悦而无忧，拥有财货。”

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发达最速而最稳妥的，莫过于推罗人和西顿人在西班牙南岸和非洲北岸所建立的殖民地；波斯大王的武力，希腊水手的危险竞争，都达不到这一地带，在这里土人与外来人的关系无异于在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关系。沿着这些海岸，腓尼基人的城市欣欣向荣，为数众多，其中最为尊显、远胜他城的就

是“新城”迦塔达(Karthada),即西方人士所谓迦太基(Karchedon或 Carthago)。迦太基不是腓尼基人在这个区域的最早殖民地,它或许是受邻近的腓尼基人在利比亚的最古城市乌提卡(Utica)保护下的一个城市,可是由于地势无比便利和居民勤勉异常,它不久便凌驾于邻国,甚至凌驾于祖国之上。巴格拉达河(Bagradas,即梅杰尔达[Mejerda])流经北非产粮最丰之地,迦太基所处位置距此河的旧河口不远,位于一片涨起的肥沃冲积地之上;该地至今仍建有农舍,橄榄林和橘林遍布,地势向平原缓缓倾斜,在海岸处终于一个海水环绕的地岬。它居北非大港突尼斯湾的中心,在这良港最适于大船寄碇之处,岸边即有可供饮用的泉水,所以此地对于农业、商业,以及两者的交易非常便利,以致不但此处的推罗殖民地是腓尼基人第一个商业城市,而且就在罗马时期,迦太基城一经恢复,即刻成为帝国第三大城,至于今日,这里的情势远较以前不利,地址远不如以前选得精当,却仍是一座拥有十万居民的繁盛城市。占有这种地位,又居住着这样多人口的城市,其在农、工、商业上的繁荣自不待言;但有一个问题尚待解答:这个殖民地在政治上何以能达到腓尼基其他城市所达不到的权势地位?

13

甚至在迦太基,腓尼基人在政治上仍采取消极政策,这事实不乏明证。就是在它达到隆盛时代以后,迦太基仍向土著马克西尔(Maxyer,即 Maxitaner)部落的柏柏尔人缴纳此城所占地面的地租;此城虽受大海和沙漠的保护而不忧东方各国的侵犯,却似乎仅徒托虚名地承认波斯大王的主权,并且常向他纳贡,以保全其与推罗和东方的交通。

可是,腓尼基人尽管甘于俯就屈从,却有一种情势发生,使他

们不得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希腊移民的洪流势不可挡地向西奔腾而去,它已把腓尼基人排挤出希腊本土和意大利,开始在西西里、西班牙,甚至在利比亚也这样做。如果腓尼基人不愿全被消灭,便非据守一地起而反抗不可。这次他们所要抵抗的不是波斯大王而是希腊商人,昔日他们只要帖然从命,纳税进贡,便可继续经营其工商业,此时却不然。马赛利亚和昔兰尼已经创设,西西里东部全落入希腊人掌握,这是腓尼基人认真抵抗的最后时机。迦太基人负起这个责任,长期的艰苦战斗之后,他们遏住昔兰尼人的进展,于是希腊文化不能侵越的黎波里(Tripolis)沙漠以西。此外,西西里西端的腓尼基移民在迦太基人援助下,抵御希腊人的侵

14 凌,甘愿受其同种族的强盛城市的保护。这些胜利发生于罗马纪元第二世纪,腓尼基人因此能保有地中海的西南部,缔造这些胜利的城市也因此得以成为全国的霸主,同时也改变了它的政治地位。迦太基不再仅仅是个商业城市,因为它志在统治利比亚和地中海的一部,因为它不得不如此。佣兵制的兴起大概也大有助于这些胜利。约在罗马纪元第四世纪中叶,佣兵制始风行于希腊,可是在东方人中间,尤其是在卡雷人(Carians)中间,这制度的兴起远较此为早,始行此制的或许就是腓尼基人。当外国的募兵制度把战争变为大规模有利可图的投机事业时,这便与腓尼基人的性格习惯十分相投。

大概因为在国外得了这些胜利,迦太基人才改变了他们在非洲的地位,由佃户变为业主,由被人容忍变为征服他人。迦太基商人素来须向土人缴纳地租,似乎到了 300 年即前 450 年前后,他们才把这地租废除。这种变化使他们能经营大规模的农业。腓尼基

人无时不汲汲于利用他们的资本兼为地主和商人,并且用奴隶或雇工实行大规模的农业;大多数犹太人都挣着工钱为推罗的富商大贾在这方面效力。现在迦太基人始能用一种与近代种植园相近的制度,毫无限制地吸取利比亚丰饶土地的产物。带锁的奴隶从事耕作——我们见一个公民竟拥有奴隶两万人。不但如此,四周地区的农村——很早时候,大概在腓尼基人移来以前,农业即已输入利比亚,这大半是埃及人所为——也被武力征服,利比亚的自由农民变为佃户(Fellahs),须把土地所产的四分之一贡献地主,并且受按时征兵制的支配,编成迦太基本土的军队。迦太基人与边界上游牧部落(νόμαδες)的战争无时或息,可是一串屏障保住游牧部落所环绕的地方,于是游牧部落被驱回沙漠和山岳,或被迫承认迦太基的主权,缴纳贡献,供给援兵。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后,他们的大城德维斯特(Theveste,即特贝萨[Tebessa],在梅杰尔达河发源之处)为迦太基人所克。这就是见于迦太基国家条约的“臣属市镇和部落(ἐθνῆ)”;前者是不自由的利比亚村落,后者是臣属于迦太基的游牧部落。

15

此外还有其他居于非洲的腓尼基人,即所谓利比腓尼基人(Libyphöniker),也在迦太基统治之下。利比腓尼基人一方面包括由迦太基分出的小殖民地,在非洲北岸全部和西北岸一部——西北岸并非不重要,因为仅就大西洋岸而言,一度曾有这种殖民三万人——另一方面包括腓尼基人的老殖民地,在今日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e)和突尼斯的贝力克(Beylik)沿海的为数尤多:如希波(Hippo,以后改称雷吉乌[Regius],即博纳[Bona])、哈德鲁梅顿(Hadrumetum,即苏萨[Susa])、小列波蒂(Little Leptis,在苏萨

南,为腓尼基人在非洲的第二大城)、塔普苏斯(Thapsus,也在此区)和大列波蒂(Great Leptis,在的黎波里附近)。这些城市如何成为迦太基的附庸——究系因赖迦太基的保护以抗昔兰尼人和努米底亚人(Numidians)的攻击而自愿为附庸,或系出于强迫——今已无法考证;所能确定的只是就在官方文书中他们也被称为迦太基的臣民,他们须拆毁他们的城墙,他们须纳贡和出兵助迦太基。然而他们不必服兵役和纳田赋,而只出定额的人员和金钱,例如小列波蒂每年缴纳巨款达三百六十五塔兰特(合九万镑),并且他们在法律上与迦太基人平等,两方以平等资格互通婚姻。^① 独有乌

16 提卡得免此难,保住它的城墙和独立,这或许不由于乌提卡自己的力量,而由于迦太基人对于这旧保护主的虔敬;腓尼基人对于这种关系确实怀着非常的敬意,与希腊人的淡漠完全相反。甚至与外国交际,“迦太基和乌提卡”也永远联合着提出条件,缔结约章;这种情形却不妨害远较重要的“新城”在事实上对于乌提卡行使霸权。如是,这个推罗商馆变为北非一个强大的帝国,奄有自的黎波

① 描写这一重要阶级最明白的话见于迦太基的条约,条约里一方面示其与乌提卡人有别,又一方面示其与利比亚属国有别,称之为“那些适用同等法律的迦太基属国”(οἱ Καρχηδονίων ὑπαρχοὶ ὅσοι τοῖς αὐτοῖς νόμοις χρῶνται)。他处又称他们为同盟市(συμμαχῆ ὁδὲς πόλεις)或纳贡市。他们与迦太基人的通婚权见于狄奥多罗斯(Diodorus),而所谓“同等法律”自含有财产权。腓尼基旧殖民地也包在利比腓尼基人以内,可以称希波为利比腓尼基城为证;另一方面,关于由迦太基分出的殖民地,汉诺的周航志有云:“迦太基人决使汉诺航行至赫尔克勒斯柱之外,并创立利比腓尼基城市。”大致看来,迦太基人用“利比腓尼基”一词,不用为一个民族的名称而用为宪法中代表一个阶级的名词。这见解完全与一种事实相合,即由文法看,这名称代表与利比亚人混合的腓尼基人;由事实看,至少在设立孤悬异域的殖民地时,利比亚人常与腓尼基人同居共处。在名称和宪法关系上,罗马的拉丁人与迦太基的利比腓尼基人的相似,实属明确无疑。

里沙漠至大西洋之地，在西部（摩洛哥[Marokko]和阿尔介[Algiers]）仅稍为肤浅的占据沿海一带而止，可是在东方较富饶的部分（今康士坦丁和突尼斯），它的势力却伸入腹地，它的疆界南进不息。迦太基人，如古代一个作家饶有意味的话，变为利比亚人。腓尼基文明盛行于利比亚，正如在亚历山大出征之后希腊文明盛行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不过二者深浅不同而已。游牧酋长的宫廷都操腓尼基语，用腓尼基文，较文明的土人部落用腓尼基字母写他们的语言；^①可是要把他们完全腓尼基化，却不合于这民族的精神，也不是迦太基的政策。

迦太基何时变成利比亚的首都，因为这变化必是由渐而至，其时代更不易断言。上述作家指汉诺为此国的改革家。如果这指与罗马首次战争时在世的汉诺而言，他便仅可被视为完成新制的人，新制的实行大概在罗马纪元的第三、第四世纪。 17

与迦太基的兴隆同时并进的有腓尼基祖国大城的衰落；西顿如是，推罗尤其如是，这城的繁荣半毁于内乱，半毁于外患，它遭罗马第一世纪的萨尔马纳撒（Salmanassar）、第二世纪的奈布科德罗斯（Nabukodrossor）、第五世纪的亚历山大三次围攻，受祸尤烈。推罗的贵族和老店大部迁到那安全隆盛的迦太基，把他们的才智、资产和遗风一同带去。腓尼基人与罗马发生接触之时，迦太基已

① 我们所谓利比亚或努米底亚的字母，指柏柏尔人自古至今用以书写其非闪族语的字母而言，字母导源于原始阿拉米字母的不可胜数，而此居其一。利比亚字母固然有几个形式比腓尼基字母尤近于阿拉米字母，可是我们绝不能因此便谓利比亚文字不源于腓尼基人而源于更早的移民，正如意大利字母有一部分形式较古，我们也不能因而谓其非导源于希腊字母。我们毋宁假定，利比亚字母起源于腓尼基字母之时，早于腓尼基文今存的记载的书写时代。

确为迦南人的首城，一如罗马已为拉丁各民社的首城。

可是利比亚的帝国仅是迦太基势力的一半，在同一期间，它的海上霸权和殖民地的统治也有一样强大的发展。

在西班牙，腓尼基人的首府是推罗人的原始殖民地加的斯(Gades, 即 Cadiz)。除此以外，他们在此地的东西两方有一串商馆，在内地有银矿区，所以他们所占的地方略当于近代安达卢西亚(Andalusien)和格兰那达(Granada)两省，至少相当这两省的沿海一带。他们不务从凶悍的土人手里取得内地；他们只占据矿区、交通站、采贝和其他渔业的场所，甚至在这些地点，他们也不易保持地位以抗拒附近的部落。大概严格说来，这些地方不算是迦太基属地，而算是推罗属地，加的斯不在迦太基的进贡城市之数；可是在实际上，西方一切腓尼基人都奉迦太基为霸主，加的斯也是如此，迦太基派兵援加的斯人抵抗土人，并且设立商业殖民地于加的斯以西，可为明证。而且就在早年，埃布苏斯(Ebusus)和巴勒利¹⁸ (Baia)群岛已为迦太基人所据，一方面用为渔场，一方面用为对马赛利亚的前哨，在这些地方他们与马赛利亚人作凶狠的战斗。

同样，在罗马纪元第二世纪末叶，迦太基人已据有撒丁岛，他们以利用利比亚的方式利用这岛。土人退居岛内多山的腹地，以免受农奴制的束缚，正如非洲的努米底亚人退居沙漠边缘；于是腓尼基的殖民团被派到卡拉里(Karalis, 即卡格利亚里[Cagliari])和其他重要地点，沿海肥沃地带有利比亚的农夫来耕种，成为农产丰饶之区。

在西西里，梅萨那海峡和占全岛大半的东部已在早年落于希腊人手；可是腓尼基人得迦太基人的援助保持附近较小的岛屿：埃